

第一卷 下册

耿云志 李国彤 编

胡適

传记作品全编



東方出版中心



第一卷·下册

耿云志 李国彤 编

胡適

传记作品全编

东方出版中心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胡适传记作品全编 第一卷(共两册)

耿云志 李国彤 编

出版: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6)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7

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字数:377千字 插页4

经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版次:199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昆山市亭林印刷总厂

印数:1—5,000

ISBN 7-80627-353-0/K·38

定价(共两册):29.00元

目

录

胡适口述自传	唐德刚译注 1
--------------	---------

第一章 故乡和家庭	3
徽州人	3
我的家族——绩溪上庄胡氏	5

第二章 我的父亲	12
青年期的家难	12
考试和书院教育	14
吴大澂的知遇	16
在台湾任知州和统领	18

第三章 初到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学生生活	31
与不同种族和不同信仰人士的接触	31

我对美国政治的兴趣	35
放弃农科,转习哲学	41
第四章 青年期的政治训练	57
公开讲演的训练	57
学习议会程序	60
对世界主义、和平主义和国际 主义的信仰	61
第五章 哥伦比亚大学和杜威	92
文科各系的教授阵容	92
杜威和实验主义	98
实证思维术	101
第六章 青年期逐渐领悟的治学方法	127
《诗三百篇言字解》	129
《尔汝篇》和《吾我篇》	132
论“校勘”、“训诂”之学	133
第七章 文学革命的结胎时期	147
革命的导火线	151
孤独的文学实验 大胆的革命 宣言	159
第八章 从文学革命到文艺复兴	173
国语的文学 文学的国语	173

文学革命的数种特征·····	179
中国文艺复兴的四重意义·····	183
 第九章 “五四运动”——一场不幸的	
政治干扰·····	197
陈独秀入狱的经过·····	197
“科学”和“民主”的定义·····	201
“问题”与“主义”之争:我和	
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	
回合·····	204
 第十章 从整理国故到研究和尚·····	218
国学季刊发行宗旨·····	218
我在干些什么·····	224
研究神会和尚的始末·····	226
 第十一章 从旧小说到新红学·····	246
第一部“整理过的本子”·····	248
新红学的诞生·····	252
 第十二章 现代学术与个人收获·····	267
揭穿认真作假的和尚道士·····	268
老子比孔子更“老”·····	270
并不要打倒孔家店·····	270
双线文学的新观念·····	277
再谈谈中国思想史·····	278

4 胡适传记作品全编 第一卷(下)

中古期的宗教·····	279
骈体文有欠文明·····	281
现代的中国文艺复兴·····	283

胡适口述自传

*

唐德刚译注

* 本稿系著名美籍华人作家、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所公布的胡适口述回忆 16 次正式录音的英文稿和他所保存、并经胡氏手订的残稿，对照参考，综合译出。凡原稿语意有欠清晰的地方在译文须加字句表明，译者均在译文上加方括弧〔 〕，以表示为原稿所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1 年初版，此据该社 1986 年第二版。

第一章

故乡和家庭

徽州人

我是安徽徽州人。

让我先把安徽省最南部，徽州一带的地理环境，做个综合的叙述：

徽州在旧制时代是个“府”；治下一共有六个“县”。我家世居的绩溪县，便是徽州府里最北的一县。从我县向南去便是歙县和休宁县；向西便是黟县和祁门县；祁门之南便是婺源县。婺源是朱子的家乡。朱熹原来是在福建出生的；但是婺源却是他的祖籍。

徽州全区都是山地，由于黄山的秀丽而远近闻名。这一带的河流都是自西北向东南流的，最后注入钱塘江。因为山地十分贫瘠，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全年的农产品只能供给当地居民大致三个月的食粮。不足的粮食，就只有向外地去购买补充了。所以我们徽州的山地居民，在此情况下，为着生存，就只有

脱离农村,到城市里去经商。因而几千年来,我们徽州人就注定的成为生意人了。

徽州人四出经商,向东去便进入浙江;向东北则去江苏;北上则去沿长江各城镇;西向则去江西;南向则去福建。我们徽州六县大半都是靠近浙江的;只有祁门和婺源靠近江西。近些年来〔抗战前后〕,最西的婺源县,被中央政府并入江西。但是婺源与安徽的徽州有长久的历史渊源,居民引以为荣,不愿脱离母省,所以群起反对;并发起了一个“婺源返皖”运动。在中共占据大陆前几年,婺源终于被划回安徽;但是我听说在中共治下,婺源又被划给江西了^[1]。

所以一千多年来,我们徽州人都是以善于经商而闻名全国的。一般徽州商人多半是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耐劳,累积点基金,逐渐努力发展。有的就变成富商大贾了。中国有句话,叫“无徽不成镇!”那就是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个小村落变成个小市镇了。有关“徽州帮”其他的故事还多着哩^[2]。

我们徽州人通常在十一、二、三岁时便到城市里去学生意。最初多半是在自家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在历时三年的学徒期间,他们是没有薪金的;其后则稍有报酬。直至学徒〔和实习〕期满,至二十一、二岁时,他们可以享有带薪婚假三个月,还乡结婚。婚假期满,他们又只身返回原来店铺,继续经商。自此以后,他们每三年便有三个月的带薪假期,返乡探亲。所以徽州人有句土语,叫:“一世夫妻三年半。”那就是说,一对夫妇的婚后生活至多不过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但是他们一辈子在一起同居的时间,实际上不过三十六个月或四十二个月——也就是三年或三年半了^[3]。

当然徽州人也有经商致富的。做了大生意，又有钱，他们也可以把家眷子女接到一起同住了。

徽州人的生意是全国性的，并不限于邻近各省。近几百年来食盐贸易差不多都是徽州人垄断了。食盐是每一个人不可缺少的日食必需品，贸易量是很大的。徽州商人既然垄断了食盐的贸易，所以徽州盐商一直是不讨人欢喜的；甚至是一般人憎恶的对象。你一定听过许多讽刺“徽州盐商”的故事罢！所以我特地举出盐商来说明徽州人在商界所扮演的角色。

徽州人另一项大生意便是当铺。当铺也就是早年的一种银行。通常社会上所流行的“徽州朝奉”一词，原是专指当铺里的朝奉来说的；到后来就泛指一切徽州士绅和商人了。“朝奉”的原意本含有尊敬的意思，表示一个人勤俭刻苦；但有时也具有刻薄等批判的含意，表示一个商人，别的不管，只顾赚钱。总之，徽州人正如英伦三岛上的苏格兰人一样，四出经商，足迹遍于全国。最初都以小本经营起家，而逐渐发财致富，以至于在全国各地落户定居。因此你如在各地旅行，你总可发现许多人的原籍都是徽州的。例如姓汪的和姓程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徽州人。其他如叶、潘、胡、俞、余、姚诸姓，也大半是源出徽州。当你翻阅中国电话簿，一看人名，你就可知道他们的籍贯。正如在美国一样，人们一看电话簿，便知道谁是苏格兰人，谁是爱尔兰人，谁是瑞典人、挪威人等一样的清楚^[4]。

我的家族——绩溪上庄胡氏

正因为我乡山区粮食产量不足，我们徽州人一般都靠在城

市里经商的家人,按时接济。接济的项目并不限于金钱;有时也兼及食物。例如咸猪油(腊油),有时也从老远的地方被送回家乡。其他如布匹棉纱等等,在城市里购买都远比乡间便宜,所以也常被送返家中。

所以离乡撇井,四出经商,对我们徽州人来说,实是经济上的必需。家人父子夫妇数年不见也是常事。同时家人的日用衣食以至于造房屋、置田产,也都靠远在外乡的父兄子弟汇款接济。

不过在经济的因素之外,我乡人这种离家外出,历尽艰苦,冒险经商的传统,也有其文化上的意义。由于长住大城市,我们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徽州人的子弟由于能在大城市内受教育,而城市里的学校总比山地的学校要好得多,所以在教育文化上说,他们的眼界就广阔得多了。因此在中古以后,有些徽州学者——如十二世纪的朱熹和他以后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纪的学者像江永、戴震、俞正燮、凌廷堪等等——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较高的位置,都不是偶然的^[5]。

现在再谈谈我们绩溪县。绩溪是徽州府六县之中最北的一县;也可能是人口最少的一县。在经商一行中,我们绩溪人也是比较落后的。绩溪人多半做本地生意,很少离乡远去大城市。他们先由杂货零售商做起,然后渐渐的由近及远。所以一般说来,我们徽州人实在都是很落后的。

我家在一百五十年前,原来是一家小茶商。祖先中的一支,曾在上海附近一个叫做川沙的小镇^[6],经营一家小茶叶店。根据家中记录,这小店的本钱原来只有银洋一百元(约合制钱十万元)。这样的本钱实在是太小了。可是先祖和他的长兄通力合作,不但发展了本店,同时为防止别人在本埠竞争,他们居然在

川沙镇上,又开了一家支店。

后来他们又从川沙本店拨款,在上海华界(城区)又开了另一个支店。在太平天国之乱时,上海城区被掳掠和焚毁;川沙镇亦部分受劫^[7]。先父对这场灾难,以及先祖和家人在受难期间,和以后如何挣扎,并以最有限的基金复振上海和川沙两地店铺的故事,都有详尽的记录^[8]。这实在是一场很艰苦的奋斗。

据一八八〇年(清光绪六年)的估计,两家茶叶店的总值大致合当时制钱二百九十八万文(约合银元三千圆)左右。这两个铺子的收入便是我们一家四房,老幼二十余口衣食的来源。

在这里我也顺便更正一项过去的错误记载。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为拙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卷所写的序言中,曾误把我家说成是世居绩溪城内胡氏的同宗^[9]。蔡先生指出“绩溪胡氏”是有家学渊源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纪之间满清乾嘉之际,学者如胡培宰(一七八二~一八四九)及其先人们,都是知名的学者^[10]。这个在十八、九世纪时便以汉学闻名的书香望族,其远祖可直溯至十一世纪《茗溪渔隐丛话》的作者胡仔^[11]。那位抵抗倭寇的名将胡宗宪,也是他们一家。但是这个世居绩溪城内的胡家,与我家并非同宗^[12]。

我家世代乡居。故宅在绩溪城北约五十华里。历代都是靠小本经营为生的。我家第一个有志为学的是我的一位伯祖〔胡星五〕。他是个乡绅兼塾师。在乡里颇有名望,但是科场却不甚得意^[13]。

我们的村落〔上庄〕正与华南其他地区的村落一样,是习于聚族而居的。洪杨起事之前,我们聚居的胡氏一族总人口约在六千上下——当然也包括散居各地经商的族人在内——大半务农为生。但是大多数家庭也都有父兄子弟在外埠经商的——尤其是在南京、上海一带^[14]。

注释:

- [1] 根据大陆出版各类分省地图,婺源均被划入江西省治。
- [2] “无徽不成镇”这句话的含意,正和“无湘不成军”一样,表示徽州人做生意,和湖南人当兵一样的普遍罢了。胡氏上述这段话是解释给外国读者听的。因为这句话如不加解释,外国读者便不能了解;如果噜噜苏苏的解释,洋人还是不大能理解的,所以胡氏就决定作上项简单明了,但是并不十分正确的解释。
- [3] 我国单音节的方块字,和旧诗歌的传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成语、格言以及一般民谣的构造。所以一般乡土成语,大半是四言、五言或七言的一两句平仄十分和谐的小诗或韵文。有些在农村“说书”或“讲古”的民间艺人,他们虽然多半是文盲,但是由于声音是“发乎天籁”,他们的“七字唱”也都能音韵和谐,出口成章。例如王公子进京“赶考”,三千里路,走了好几个月的艰难旅途,一个“说书”的艺人,两句话就交代了。他说:“一路行程来得快,说书(的)嘴快风送云。”这一来,王公子就从杭州府的一间破庙里,一跃而进入长安城的相府里招亲去了。

胡适之先生的乡亲“徽州朝奉”夫妇的婚后生活是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人命各有短长,都是说得过去的。但是为顾全这句“一世夫妻三年半”的七言成语,他们的老伴就得多活六年了。可是把这句话翻成洋文,洋读者就多少有点茫然。他们要问,为什么中国人结婚之后的同居生活,不是三十六年便是四十二年呢?他们就不了解“七字唱”在我们语言表达的方式里,所起的作用了。这也是“文化沟”在作祟罢!所以胡先生这篇口述自传,基本的设计是说给洋人听的。我们那时并没有想到后来要把它译成中文来出版的。

- [4] 胡先生毕竟是科举时代出生的——正如吉川幸次郎先生所说的“生当太后垂帘日”,所以他头脑里仍然装满了“科举时代”的许多旧观念。在那个“太后垂帘”的宗法社会里,由于“籍贯”对一个士子的“出身”有极重要的影响,所以“读书人”一碰头便要叙乡里、攀宗亲、谈祖籍,尽管有些“祖籍”他们连做梦也没有去过。这是我国几千年来安土重迁

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途中的一种社会心理上的后遗症。这个传统在一个流动性极大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里,是很难保留下去的。但是在胡先生的“夫子自道”里,他却无意中为我们这个“颇足珍惜”的传统观念,保存了很多有价值的第一手社会史料。

- [5] 朱熹以后的许多徽州学者如婺源江永(一六八一~一七六二)、休宁戴震(一七二四~一七七七)、黟县俞正燮(一七五五~一八四〇)、歙县凌廷堪(一七五七~一八〇九)和绩溪胡培翬(一七八二~一八四九),都是清初和中叶不世出的汉学大师。赵尔巽主修的《清史稿》和张其昀续编的《清史》,在《儒林传》里,他们都有记录。房兆楹、杜联喆夫妇为《清代名人传》(Arthur W. Humme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 ~ 1912*.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所撰的戴、俞、凌诸人的传记,则尤为翔实,考订亦远较一般中文著作,更为审慎,足资参考。
- [6] 川沙位于上海之东约五十里。城傍“盐运河”,距海仅十二里。其地原属南汇县,明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年),为防倭寇始置川沙堡,驻兵戍守。清代改为川沙厅。“厅”是清代县级单位的地方行政机构。民国成立乃改川沙厅为川沙县。关于川沙早期建制沿革见诸可宝监制《江苏全省舆图》(清光绪二十一年,江苏书局印行),三三~三四页。
- [7] 太平天国之乱时,小刀会占据上海县城至一年半之久(从一八五三秋初至一八五五初春),清军无法收复。其时上海海关原设于英租界之内,小刀会未加干扰,然英领事竟暗助小刀会拖长占领;并以此为借口,破坏中国海关,不让中国政府课税,直至英人完全控制中国海关管辖权而后已。笔者曾为英人乘火打劫,破坏我关税自主之史实,在英美国家档案里稍事搜查,以阐明此事真象。详拙著《早期中美外交史》(Te-kong Tong, *United States Diplomacy in China, 1844 ~ 1860*. Seattle: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 1964. Chapter 9.)胡家在上海和川沙两处的茶叶店被毁,就是这时期的事。“小刀会”原与“太平天国”无关。上海所受的糜烂,当时英国的殖民主义者,实在应负很大的责任。
- [8] 根据罗尔纲《师门辱教记》所载,适之先生的父亲铁花先生“全部遗集

分为年谱、文集、诗集、中稟、书启、日记六种,约八〇万字”。在纽约我看过一部分罗尔纲的抄本。已印行的除《台湾纪录两种》(一九五一年,台湾文献委员会印行;另有一九六〇年《台湾文献丛刊》重印本)和一九三一年胡适通过潘光旦,于《新月杂志》所发表的《一本有趣的年谱》(第三卷,第五、六期,民国二十年七、八月上海出版)之外,我记得还看过另一本胡铁花先生年谱的单行本。然近日在哥大中文图书馆中,却遍索不得。

- [9] 蔡元培于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八月三日,为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所写的序,大意是说,“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稟有‘汉学’的遗传性……”云云。这篇序后来在原书改名《中国古代哲学史》(民国十八年“万有文库”本,和一九六五年台北商务印书馆重印本),而重印之时仍被保存。笔者承乏哥大中文图书馆期间,曾为该馆搜得该书民国八年第一版的原本,列为该馆“珍版书”之一。不幸此书已自哥大遗失。

[10] 见注5。

- [11] 胡仔著《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三十卷、后集四十卷)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据《四库提要》的记述,该书是“继阮阅《诗话总龟》而作,凡阅所载者皆不录……二书相辅而行,北宋以前之诗话,大抵略备矣。”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文评类,一。

- [12] 胡宗宪(一五一一~一五六五)为明代抗倭名将。《明史》卷二〇五,有专传。房兆楹所撰的英文《胡宗宪传》载《明代名人传》(C. Carrington Goodrich, ed.,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11, pp. 631~638.)颇可参考。

- [13] 参阅《胡铁花先生家传》(《台湾纪录两种》,卷上“代序”。一九五一年,台湾文献委员会刊行)。李敖的《胡适评传》(一九七二年,《文星丛刊》本)写的很扎实。也是有关胡适的家庭和幼年时期最好的一本传记。极有参考价值。只是在他所制的《胡适一家子的谱系》里,把“胡星五”列为“胡传”的祖父,不知何所本?

一九五七年适之先生曾为笔者试拟一绩溪上庄胡氏的五代世系